



第一二八九冊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震 四 蝶
別

川 溟 蝶

集 集 集 集

明 清 明
歸 歸 盛
有 莊 以
光 編 進
撰 一 訂
補
一
六〇五
七五五

● 土城古蹟出版社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震川集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勝錄監生臣陳文斗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震川集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震川集三十卷別集十卷明歸

有光撰有光有易經淵旨已著錄是編為其

曾孫莊所訂首經解終祭文凡二十四體別

集首論策終古今體詩凡十有一體初太倉

王世貞傳北地信陽之說以秦漢之文倡率

欽定四庫全書

震川集

天下無不靡然從風相與剽剽古人求附壇

坵有光獨抱唐宋諸家遺集與二三弟子講

授於荒江老屋之間毅然與之抗衡至詆世

貞為庸妄巨子世貞初亦牴牾迨於晚年乃

始心折故其題有光遺像贊曰風行水上渙

為文章風定波息與水相忘千載惟公繼韓

歐陽余豈異趣久而自傷蓋所持者正雖以

世貞之高名盛氣終無以奪之自明季以來

學者知由韓柳歐蘇沿洄以溯秦漢者有光

實有力焉不但以制藝雄一代也文集舊本

有二一為其族弟道傳所刻凡二十卷為常

熟本一為其子子祐子寧所刻凡三十二卷

為崑山本去取多不相同莊以家藏鈔本互

相校勘又補入未刻之文彙為全集刻於

國朝康熙間頗以補缺訂訛自命然改汪琬

峯文集有與莊書二篇又反覆論其改竄之

欽定四庫全書

震川集

非至著為歸文辨誣以攻之是莊所輯亦未

為盡善第舊本文多漏畧得莊撮拾散佚差

為完備既別無善本今亦從而錄之有光詩

格殊不見長汪琬乃為作箋註王士禛頗以

為譏今未見傳本殆當時聚論不與即格不

行歟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輝

欽定四庫全書

震川集卷一

經解

易圖論上

易圖非伏羲之書也此邵子之學也昔者庖羲氏之王

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

地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蓋以八卦盡天地萬物之理宇宙之間洪纖巨細往來

升降生死消息之故悉著之於象矣後之人苟以一說

求之無所不通故雖陰陽小數納甲飛伏坎離填補下

數隻偶之類人人盡自以為易而要之皆可以易言也

吾嘗論之以為易不離乎象數而象數之變至于不可

窮然而有正焉有變焉卦之所明白而較著者為正旁

推而行之者為變卦之所明白而較著者此聖者之作

也執其無端以冒乎天下旁推而行之是明者之述也

明歸有光撰

由其一方以達於聖人伏羲之作止于八卦因重之如是而已矣初無一定之法亦無一定之書而剛柔之上下陰陽之變態極矣更為連山商為歸藏周為周易經別之卦其數皆同雖三代異名而伏羲之易即連山而在連山即歸藏而在歸藏即周易而在周易未嘗別有所謂伏羲之易也後之求之者即其散見於周易之六十四卦者是已今世所謂圖學者以此為周之易而非伏羲之易別出橫圖于前又左右分析之以象天氣謂

欽定四庫全書

易圖論

之圖圖于其中交加八宮以象地類謂之方圖夫易之於天氣地類蓋詳矣矣侯夫圖而後見也且謂其必出於伏羲既規橫以為圖又填圓以為方前列六十四於橫圖後列一百二十八於圓圖太古無言之教何如是之紛紛耶諸經遭秦火之厄易獨以卜筮存漢儒傳授甚明雖于大義無所發越而保殘守缺惟恐散失不應此圖交疊環布迷出姬孔之前乃棄而不論而獨流落于方士之家此豈可據以為信乎大傳曰神無方易無

體夫卦散於六十四可圖可方一入於圖方之形必有曲而不該者故散圖以為卦而卦全紐卦以為圖而卦局邵子以步箕之法行為皇極經世之書有分抄直事之術其自謂先天之學圖以此要其旨不叛於聖人然不可以為作易之本故曰推而行之者變也此邵子之學也

易圖論下

或曰自孔子贊易令世所傳易大傳者雖不必盡出於

欽定四庫全書

易圖論

孔氏而豈無一二微言于其間子之不信夫易圖以為邵子之學則然矣而邵子之所據者大傳之文也不曰易有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乎此其所謂橫圖者也又不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乎此其所謂伏羲卦位者也又不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乎此其所謂文王卦位者也曰此非大傳之意也邵子謂之云耳夫易之法自一而兩兩而

易圖論後

四四而八其相生之序則然也八卦之象莫著於八物而天地也山澤也雷風也水火也是八者不求為偶而不能不為偶者也帝之出入傳固已詳之矣以八卦配四時夫以為四時焉則東南西北繫是焉定非文王易置之而有此位也蓋說卦廣論易之象數自三才以至於八物四時人身之衆體與天地間之萬物何所不取所謂推而衍之者也此孰辯其為伏羲文王之別哉雖圖與傳無乖刺然必因傳而為此圖不當謂傳為圖說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也且邵子謂先天之旨在於卦氣傳何為舍而曰天地定位後天之旨在於用傳何為舍而曰帝出乎震傳言卦爻象變詳矣而未嘗一言及於圖所可指以為近似者又不過如此自漢以來說易者令雖不多見然王弼韓康伯之書尚在其前所稱諸章無有以圖為說者蓋以圖說易自邵子始吾怪夫儒者不敢以文王之易為伏羲之易而乃以伏羲之易為邵子之易也不可以不

論

或曰子以易圖為非伏羲之舊固已明矣若夫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派坤出地符所謂河圖洛書可廢耶蓋宋儒朱子之說甚詳揭中五之要明主客君臣之位順五行生剋之序辨體用常變之殊合卦範兼通之妙縱橫曲直無不相值可謂精矣曰此愚所以恐其說之過于精也夫事有出於聖人而在學者有不必精求者河圖洛書是也聖人聰明睿智德通於天符瑞之生出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世之所創見而奇偶法象之妙足以為作易之本理亦有然者然曰河圖洛書聖人則之者此大傳之所有也通乾流坤天苞地符之文五行生剋戴九履一之數非大傳之所有也以彼之名合此之迹以此之迹符彼之名不與大易同行不藏於博士學官而千載之下山人野士持盈尺之書而曰古之圖書者如是此其付受固已沉淪詭秘而為學者之所疑矣雖其說自以為無所不通然此理在範而用者不求範而求器也耕之所資者

未而食者不求未而求粟也有圖書而後有易有易則無圖書可也故論語河不出圖與鳳鳴同瑞而已顧命河圖在東序與兗弓和矢同寶而已是故圖書不可以精精於易者精于圖書者也惟其不知其不可精而欲精之是以測度摹擬無所不至故有九宮之法有八分井文之畫有坎離交流之卦與夫孔安國歆向揚雄班固劉牧魏華父朱子發張文饒諸儒之論或九或十或合或分紛紛不定亦何足辨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大衍解

大衍者何也所以求卦也卦必衍之而後成也行法因著而起著之半故為五十也其衍以四十八進退離合成陰陽老少之畫與其初掛之一亦不盡五十故用四十九也衍之變自分二而定也其掛其揲其初所以衍之也等之四十八而已矣分而掛掛而揲揲而歸奇乃所以不齊也歸奇者何也四十九之策若得老陽之九除初掛必有十二之餘若得少陰之八必有十六之餘

若得少陽之七必有二十之餘若得老陰之六必有二十四之餘其所餘之數不揲而歸之初者此所謂治數之法舉其要也九具於揲則三奇見于餘六具于揲則三偶見於餘七具於揲則二偶一奇見於餘八具于揲則二奇一偶見於餘不必反觀其在揲之數而已舉其要此所以為營之終也其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何也此揲之以四之數也掛初雖舉其要而七八九六之數仍以在揲之策為正掛初十二無當于太陽之九而揲四之三十六則九也掛初十六無當于少陰之八而揲四之三十二則八也掛初二十無當于少陽之七而揲四之二十八則七也至于太陰之六雖其數相當而以前三者為比亦必揲數之二十四而為六也故七八九六者自揲之以四而取也陽道盈而主進太陽進之極而數最多極則退矣故為少陰之三十二陰道乏而主退太陰退之極而數最少極則進矣故為少陽之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八若掛初之策因過揲而見者也故陽本進而反見其退而數之少至于十二陰本退而反見其進而數之多至于二十四此厯家逆行之術也故曰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又曰當期之日而歸奇以象閏也閏也者時與日之餘也

洪範傳

洪範之書起於禹而箕子傳之聖人神明斯道垂治世之大法此必天佑於冥冥之中而有以啓其衷者故箕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子以為傳之禹而禹得之天漢儒說經多用緯候之書遂以為天實有以畀禹故以洛書為九疇者孔安國之說以初一至六極六十五字為洛書者二劉之說以戴九履一為洛書者關朗之說關朗之說儒者用之箕子所言錫禹洪範九疇何嘗言其出於洛書禹所第不過言天人之大法有此九章從一而數之至於九特其條目之數五行何取于一而福極何取於九也就如儒者說洛書之數縱橫變化其理甚妙禹顧不用而姑取自

一至九之名其亦必不然矣夫易之道甚明而儒者以河圖亂之洪範之義甚明而儒者以洛書亂之其始起於緯書而晚出於養生之家非聖人語常而不語怪之旨也洪範之書以天道治人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不過行所無事少有私智於其間即繇之汨陳其五行也讀洪範者當知天人渾合一理吾之所為即天之道天之變化昭彰皆吾之所為宇宙之間充滿辟塞莫非是氣而後知儒者位天地育萬物之功初不在吾性之外天陰陽下民天錫禹洪範九疇與五紀之天稽疑之天庶徵之天五福六極之天其天一也九疇並陳若無統紀而義實聯絡通貫皇極居中而以前四疇會為皇極後四疇皆皇極之所出五行天道之常敬之于五事所以修己厚之于八政所以治人叶之于五紀所以欽天皇極之道盡之於是而後以五事施八政而時用其鼓舞之權則謂之三德謀及乃心卿士庶人而命龜策則謂之稽疑察肅又哲謀聖之應則謂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庶幾以皇極欽福則有福而無極前四疇責之於已治天下之根本要會後四疇取之於外治天下之枝葉緒餘箕子於皇極而言五福于庶幾而言五事此其可見之端也敬農協建又明念嚮威各以一字該一疇之義下文不過叙其目而演之要無出此九字之中矣敬者一心之主宰敬則五事之則見而為肅為又為哲為謀為聖不敬則五事之則失而為狂為僭為豫為急為蒙敬之用非在外也得其恭從明聰睿之則而已八政者所以厚民也為之飲食為之貨賄為之祭報為之居室為之交好所以厚之也至於斬伐威剝陳於原野肆之朝市亦所以厚之也期于胥匡以生而已矣人主不違乎厚用之意則建官立政漫無可據此官方之所以錯亂也五紀者以歲之數協月之數以月之數協日之數以日月之數協星辰之數以歲日月星辰之數協厯之數治厯明時隨時占候期于協而已矣建用皇極者天子兆庶之中獨命皇以治之則皇之一身固斯世之取

則既為斯世之所取則不可無道以觀示之而所謂道者又皆斯世之所同然特彼拘於氣稟狃于習尚遂不知所以自立而皇亦不必屑屑焉求治於天下而惟自盡其所同然者以立于此而風動之則天下靡然知所嚮方矣建者立于此而則於彼之謂也又用三德者正直剛柔弛張變化當正直而正直當剛而剛當柔而柔視物之所宜而無取必於其間此又用之道也稽疑者有所疑而不明故稽以明之事之明者無待於稽事之疑者聖人亦不能不取決於神汝則有大疑而卿士庶民羣言並興將誰適從此卜筮之建聖人所以齋戒以神明其德者也人之于天其精氣相感捷若影響况人生為天地立心一念之善喜見于天而和氣應之一念之惡謫見于天而沴氣應之故欲觀已之善惡當觀天之所以為應者以驗之雨暘燠寒風之時則知其為肅又哲謀聖之應雨暘燠寒風之恒則知其為狂僭豫急蒙之應驗之為言如孝子事親日候其顏色以為憂喜

此人主事天之誠也。嚮用五福，嚮之而惟恐民之不得乎。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福。威用六極，畏之而惟恐民之或罹於凶。短折疾憂，貧惡弱之極。世之人主知橐杵取福矣，孰能嚮而威之，克弊在上，比屋可封，民無凶荒。天札者，此嚮威之實也。潤下，天曲直從革，稼穡。聖人察五行之性，如此，鹹苦酸辛甘，聖人察五行之變化，而無所不在。如此，聖人之治天下，不過因其下而為之下。因其上而為之上，因其從革，曲直為之，從革曲直，因其稼穡而為之，稼穡是以天不失時，地不失利物，不失性，以五事則敬，以五紀則協，以皇極則建，以三德則又明於稽疑，則有言而無凶，驗於庶徵，則得而雨暘燠寒。風之時，嚮於五福，則有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應。八疇言用而五行不言用，直言其為五行者如此。而聖人之用可見矣。禹貢一篇，不過水曰潤下之一語，而箕子以為彝倫之攸叙者，此也。人在天地之間，有此身，即有貌言視聽思之五事，貌之體本恭，而可以作肅言之。

體本從而可以作乂，視之體本明而可以作哲，聽之體本聰而可以作謀，思之體本睿而可以作聖，故五事之言恭，從明聰睿者，猶水之言潤下也。此所謂有物必有則，形色天性也能敬用此五事，則聰明睿知由此而出，萬恭而天下平矣。所謂皇極，雖兼總八疇，而其綱又在乎五事之一疇也。八政，唐虞則屬之九官，禹則有六府三事，周家則謂之六典，即此八政，離合不同。治內之政六，而司寇最後，治外之政二，而師居末，蓋食之居之教之如是，而後麗於刑，則刑之可以無憾，邦交之禮不失，撫字之恩，常洽如是，而不順則侵伐，不為驕，此順施之序。五紀雖五總之實，庶數之一紀，此亦王者之政不序於八政之中，所以尊天蓋人，主繼天以子兆民，俯察民情而為之，政仰觀天運而為之，紀，以此與八政相對，故不列於八政之中。堯命四子，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虞夏之間，義和之職最重，故庸征以假，擾天紀，誓師周官歸之保章氏，後世益輕太史公以為近于卜祝之間。

也皇極一疇言錫福何也富壽安逸人主所欲致之于民而不能得之于天惟其使民作善而期于回天地之氣此其錫福之微者也福者天下之所共欲顧昏迷于行不知所則效顛倒悖謬以自取戾人君建極以示之使知所則效而為善以日圖致福之道是乃聚斂衆福以敷錫於民也庶民得于觀感之間皆于汝之極保守不敢失墜以應汝而錫汝保極矣凡天下之無有淫朋比德者皆皇之化也夫皇之化斯民惟是立之則以示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之使之順治于不識不知之中而無假于聲色之末此皇建其極之本旨然而鼓舞振作長育成就之功亦時行于其間於以扶掖引誘以發其攸好德之心于其有為有猷有守者則愛念之而不忘不協于極而不懼于咎者亦受之而康而色而不拒所以發其攸好德之心民曰予攸好德則錫之福而知歸于極矣唐虞獨而畏高明政之不平而人心之所由以不服皆起于此皇極之君必無唐虞獨而畏高明又于其有能者與之以官

使羞其行展其材猷以昌吾之國又能厚其祿使之好予而家亦所以發其攸好德之心蓋人而無攸好德之心則雖欲錫之福而彼不受徒為汝之咎矣攸好德者人之良心動而歸極之機也人主作成一世之人在於發其攸好德之心而已攸好德之福錫而五福皆錫也曰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明以建極為錫福之本曰予攸好德明以攸好德為五福之綱遵道遵路即可以見蕩蕩平平之體言皇極之化大普于世利用出入莫非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是道之昭著也皇極之道其所以致民之化如此是皆天之理天之訓而人主無絲毫智力于其間知所謂蕩蕩平平正直者則知所謂帝之訓矣凡厥庶民是訓是行天子之光如日月之照被日近日親而日尊也近天子之光萬物熙熙之景象也歸極之民蓋如此平康之世以正直治之強梗之世以剛治之和柔之世以柔治之隨世而為輕重易之所以有小過大過也然一代之習尚多從人主性之所近高明者多于用剛沉潛者多

於用柔此治體之所以不純故在矯而克之強弗友喪友稱其物之所感此剛克柔克也高明沉潛制其性之所偏亦剛克柔克也威福玉食之柄不移于下則正直剛柔之權在于上矣古者尊天而重神不敢自信而待于卜筮以取決而至誠無私之德常與神明通是以鬼神應之各極其理之所至而無毫髮之爽故卜筮必可信而禹以為治天下之一疇擇建立卜筮人而命之卜筮蓋其重也如此卜之體色墨折有雨霽蒙驛克之五

欽定四庫全書

筮

五

兆占之變化往來有貞悔之二體於其差忒不齊之中而衍之以觀其從違金勝卜三龜大誥朕卜并吉士喪禮卜筮卜者三人古者卜筮皆用三人蓋吾之所甚嚴而信之者僅取衷於一人時或不能與神明會故詳以求之龜從筮從蓋卜筮兼舉而龜筮協從大事先筮而後卜晉侯得阪泉之兆趙鞅遇水適火又筮之是也又有獨用之者卜稽如台夢協朕卜卜河朔黎水予得吉卜卜筮不相繫是也龜筮共違于人雖於卿士庶民有

不恤夫既謂之大疑則固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知之者著龜之理微矣雨暘燠寒風者天地慘舒之氣而繫于人主視聽言貌之間蓋天人相感之機有不可誣者故箕子以意類明之五者未備各以其叙所謂時也極備極無所謂恒也雨暘燠寒風之時不同其為休之徵同也故以五事之修類屬之以為其當如是而已矣求其所以肅之必為雨乂之必為暘哲之必為燠謀之必為寒聖之必為風者不可得也雨暘燠寒風之恒不同其

欽定四庫全書

筮

五

為咎之徵同也故以五事之不修類屬之以為其當如是而已矣求其所以狂之必為雨偕之必為暘豫之必為燠急之必為寒蒙之必為風者亦不可得也漢儒不原箕子之意規規然務離而析之所以流為災異之學庶徵以天道人事相推較故又借歲月日星為王與卿士師尹庶民之喻蓋旁衍及之非本疇之正傳歲以統月月以統日歲與日月運行不息而成生物之功王以統卿士卿士統師尹王與卿士師尹勤職不懈而致天

下之治積日成月散月于日而月不見積月成歲散歲于月而歲不見君臣上下小大繁簡之致見矣歲月日時無易者王卿士師尹不失其職此百穀之所以成入之所以明俊民之所以章家之所以平康而為治之徵也日月歲時既易者王卿士師尹失其職此百穀之所以不成入之所以昏俊民之所以微家之所以不寧而為亂之徵也治與亂存乎其職之失與不失而已矣王卿士師尹以職言庶民之可言者情也如星有好風好雨有所好者庶民之情也庶民不能自致則固卿士師尹之責耳日月之行而有冬夏月之從星而有風雨上之舉動繫乎民之休戚者如此也月入箕則多風離畢則多雨宿軫則雨宿井則風風雨以其氣相感故謂星之有好風好雨也福極天之所命者而人主制其權故養之而可以使之膏厚之而可以使之富節其力而可以使之康寧教之而可以使之攸好德不傷之而可以使之考終命然有養之厚之節之教之不傷之所不能

及者故必有潛移默奪于冥冥之中此所以為位育之極功而居九疇之終也

予言有取焉矣

尚書敘錄

余少讀尚書即疑今文古文之說後見吳文正公敘錄忻然以為有當于心揭曼石稱其綱明目張如禹之治水信矣自是數訪其書未得也已亥之歲讀書于鄴府山中頗得深究書之文義益信吳公所著為不刊之典因念聖人之書存者年代久遠多為諸儒所亂其可賴以別其真偽惟其文辭格制之不同後之人雖悉力摸

擬終無以得其萬一之似學者由其辭可以達于聖人而不惑于異說今伏生書與孔壁所傳其辭之不同固不待于別白而可知昔班固志藝文有尚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古經漢世之偽書別于經不以相混蓋當時儒者之慎重如此而唐之諸臣不能深考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為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廢絕夫書之厄已至矣伏生掇拾于流亡之餘以寫老之年屋塵垂如綫之緒于其女子之口千萬世之下因是可以稍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見唐虞三代之遺而可不知所愛惜哉朱子蓋有所不安而未及是正吳公實有以成之而今列于學官者既有著令薦紳先生莫知廣石渠白虎之異義學者蹈常習故漫不復有所尋省以數百年雜亂之書表章于一代大儒之手而世亦莫能以尊信之可歎也已余未見吳公書乃依髣其意釐為今文如左而存其叙錄于前以俟他日得公書參考焉

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上若曰嗚呼虓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魯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宮虐蒸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數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畧華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匪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侯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賁於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

武修文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蓬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余所考定如此只移得歲四月以下一段文勢既順亦無闕文矣汪玉卿嘗疑甲子失序蓋先儒以漢志推此年置閏在二月故四月有丁未庚戌本無可疑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孝經叙錄

孝經一篇十八章河間顏芝所藏芝子自出之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孔氏壁中所藏魯三老獻之漢世傳孝經有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而古文絕無師授至劉向校定并除卒以十八章為定魏晉以後王肅韋昭謝萬徐整之徒注者無慮百家莫有言古文者蓋古文并于十八章而孔氏之別出者廢已久矣隋劉炫始自離析增衍以合二十二章之數著稽疑一篇當時

遂以為孔傳復出而儒者固已譁然謂炫自作炫又偽

造連山魯史等百卷則炫之書又可信哉故嘗以古文

孝經與古文尚書俱自孔氏而廢興隱見于漢隋之際

其逆畧同而其可疑一也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

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荀祖撰進孝經諸說以

鄭氏為宗其後陸澄謂為非玄所注唐開元七年詔羣

臣集議史官劉子玄遂請行孔廢鄭夫子玄以為非鄭

之注可矣因欲以廢經而用劉炫之古文豈不過哉當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是時儒者盡非子玄天子卒自注定從十八章仍八分

御札勒于石碑世謂之石臺孝經宋咸平中詔邢昺杜

鎬等依以為講義而司馬溫公指解猶專用古文其意

詆今文為他國疏遠之偽書蓋見新羅日本之別序而

近忘京兆之石臺也元吳文正公始斥古文之偽因朱

子刊誤多所更定今予一從石本獨其章名乃梁博士

皇侃之所標非漢時之所傳故悉去之予又著其說曰

大哉孝之道非聖人莫之知也昔孔子嘗不對或人之